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1-12

齐鲁晚报

2020年10月16日
星期五

思 / 想 / 光 / 华 文 / 字 / 魅 / 力

□ 编辑：
李皓冰

80后作家 身份转变之后

最近，综艺节目《演员请就位2》带动了很高的话题量，仅仅播出两期就引起诸多争议，评委郭敬明更是频频上热搜。近年来，评委、导演、出版人等成为郭敬明继80后作者后的新身份，为他带来更大的热度与名气。

17年前，凭借一部《幻城》“横空出世”，郭敬明被人们熟知，并与韩寒、张悦然、春树等人成为80后作家的代表，深受青少年追捧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郭春雨

青春文学的高光时刻

80后是第一个用年代来命名的群体，他们从出生开始就备受瞩目，“80后作家”群体的发展壮大，得益于中国网络文学的兴起繁荣。在众多80后作家中，韩寒、郭敬明、张悦然注定是绕不开的名字。

在成为“娱乐圈大佬”之前，郭敬明最初被人熟知的身份就是作家，他和韩寒等人的“80后作家”标签，都起源于新概念作文大赛。

1999年，还是一名高中生的韩寒以一篇《杯中窥人》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上一战成名。两年后，年仅18岁的郭敬明独身前往上海，一举夺得第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。此后郭敬明逐渐开始了他的商业之路：2004年，业已成名的郭敬明成立工作室“岛”，主编《岛》系列杂志，最高发行量达40万册；2006年底其成立柯艾文化，出版刊物《最小说》，2007年该公司版税收入即破千万元；2010年，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成立，由郭敬明100%控股。

这是郭敬明的一个高光时刻，也是他所代表的青春文学的高光时刻。2007年到2011年的五年间，郭敬明稳稳占据中国作家富豪榜的前两名，版税收入每年过千万。但是，从2013年起郭敬明跌出该榜单前五，此后逐渐下滑。

2013年6月份，郭敬明电影处女作《小时代》上线，首日票房7323万元，刷新国内电影市场2D影片首日票房纪录。此后三年时间内，《小时代》系列电影的4部作品累计收割近18亿元票房。

然而，随着当初那批45度角仰望天空流泪的青涩少年少女长大，对郭敬明作品的质疑声也一浪高过一浪。《小时代》系列电影被称“三观不正”“拜金”，对于曾经引领了一代潮流的“青春疼痛文学”，也是骂声一片，甚至他曾是的下属也纷纷叛变。

其电影《爵迹》《幻城》接连失败，天眼查信息显示，郭敬明关联的公司中，已有多家显示注销状态。郭敬明所构筑的精巧的青春帝国，已经在现实的冲刷下摇摇欲坠。即便如此，也不得不承认，很少有作家能够将文学和商业结合得如此彻底，在郭敬明之前，也从来没有作家，能够在商业化运作上像郭敬明一样成功。有人这样总结郭敬明——最商业的作家，最文艺的商人。

对此，郭敬明在接受采访时也坦然回应，“我对作品或文学事业没有像其他作家那样，飞蛾扑火般把整个身心投入进去。小说只占我人生的一部分，我还有其他很多事情要做，比如公司。”由此可见，郭敬明是非常“聪明”的作家。与其说他想成为作家，不如说写作只是他的一种手段、一个途径。

洗去叛逆标签 挖掘商业价值

反观比郭敬明成名要早的韩寒，从退学到创业，韩寒的每一步，似乎都背离传统，“叛逆”是他的代名词，也是80后作家的代名词。对于那篇一鸣惊人的《杯中窥人》，韩寒在多年以后评价说“其实那都是扯淡”，放在那一届获得一等奖的文章中也算不上出挑。但对于刚刚萌生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来说，没有比韩寒更具话题性的代言人。而“叛逆”这个话题，最符合当时大众对于“80后”的关注和评判。

如今，“叛逆”的作家韩寒，也已经是一个洗去曾经的标签，走上一条更符合成熟定义的道路：成为赛车手和导演。如果说成为赛车手是个人爱好，那相比较郭敬明的《小时代》系列电影，韩寒的导演身份更能令人接受。2014年起，韩寒执导的多部影片陆续上映；2015年7月份，韩寒成立亭东影业，全面拥抱资本市场。

作为导演，韩寒在专业上交出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：《后会无期》《乘风破浪》《飞驰人生》的累计票房分别达到6.29亿元、10.49亿元、17.14亿元。作为商人，其执掌的亭东影业在成立不足4年时间里就迅速完成三轮融资。同时，其充分挖掘个人商业价值，先后代言了雀巢咖啡、凡客、斯巴鲁汽车、骆驼服饰、一加手机等。

但是作为作家，成名已经20多年，公众对于韩寒写作的第一印象，依然停留在当初那一篇《杯中窥人》和第一部长篇小说《三重门》。如今再看被称为“国民岳父”的韩寒，让人很难想象曾经是一个狂妄的年轻人，那个总是一副与世俗规范敌对的年轻人，那个曾经说“写作我是第一”的年轻人，竟然也已经停笔许久，在岁月的磨砺里少了太多棱角。

作为80后青春文学的领军人物，让不少书迷都遗憾的就是韩寒、郭敬明两人已经鲜有动笔。不仅如此，就连曾经陪伴了一代人、影响了一代人的青春文学，都已经难觅其踪。

“遥想当年，《最小说》可以发到每期50万册左右，《最漫画》30万册，《文艺风象》25万册，《文艺风赏》20万册，而到今天，差不多都要停刊了”。南京先锋书店的一条微博，道出了80后青春文学曾经的辉煌。

2018年12月3日，郭敬明的最世文化旗下杂志《文艺风象》宣布目前“面临无法出版发售的艰难处境”；曾经风靡一时的《最小说》，在2017年就已改版为选题书，每逢双月出版。读者在变，时代在变。2010年，韩寒的杂志《独唱团》仅一期之后，就成了“绝唱团”。

韩寒不是没有尝试过新媒体。在《独唱团》后，韩寒推出了“ONE·一个”App。用韩寒自己的话说，“我们属于传统媒体转型最早的，速度之快、姿态之决绝令人发指，因为也没有别的事可干。”“ONE·一个”出道即巅峰，上线24小时内登上应用商店免费排行总榜第一名。然而近八年来，互联网内容生态早已不复从前，韩寒自己也承认，ONE的商业化做得并不理想，而这会反过来连累产品和产品所承载的内容。与其说这是一个极具商业价值的App，不如说它已经是韩寒为数不多的文学坚持。

同样是从新概念作文起步，不



▲郭敬明



◀张悦然



▼韩寒

同于韩寒、郭敬明等人的转型，作为当年青春文学的三驾马车之一，张悦然也是唯一一个还行驶在文学这条道路上的人。在获得新概念一等奖后，从《誓鸟》到《樱桃之远》开始，张悦然有了自己的一批“忠粉”，但“忠粉”们也不再青春。在沉寂了十年之后，张悦然才带着长篇小说《茧》回归大众视野。

在这期间，张悦然也萌生了编辑杂志的想法，初衷是希望给文学一个纯粹的空间。2008年，杂志《鲤》出现，但盈利异常惨淡。张悦然没有脱离文学，但也再难有比自己当年成名时更有影响力的作品出现。其作品《茧》，也已经有了明显不同于以往青春文学的表现。

就连迅速把“80后作家”推向聚光灯下的新概念大奖赛，也已经是门庭冷落，风光不再。

随着80后作家的老粉丝逐渐回归现实而从互联网中退场，更为年轻的读者面对眼花缭乱的文化商品，也没有了选择青春疼痛文学的理由。

青春文学 被更多元的选择取代

兴于互联网的发展，也落幕于互联网的发展，时代给予他们的舞台和聚光灯不可否认，但时代也无情地带走了属于他们的黄金年代。当我们在抖音、微博、朋友圈、淘宝快速切换的时候，不可否认的是，曾经感动了一代人的青春文学被极速消解，被更多元、更快消的娱乐形式所取代。

除了“青春疼痛文学”，成名的80后作家身上，已经很难寻觅专职写作的影子。更多的80后作

家开始转战各自的战场：1989年的蒋方舟成了电视节目的常客，1981年的唐家三少通过玄幻小说，一度登榜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榜首后转战商业；1982年的南派三叔，通过盗墓笔记系列的影视作品，也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……

时代在变，读者在变，但真正的文学却是常青的。疼痛可能是青春的一部分，当80后文学不再疼痛，80后青春文学亟待从虚构的乌托邦里走向现实，重构自己的精神世界。从这个角度上讲，落幕的青春文学，未必是个坏事。

就在今年五四青年节，B站推出的《后浪》视频刷屏。视频中的“后浪”年轻、朝气，有话语权，也有选择权。那些曾经贴在“前浪”身上的叛逆标签，在“后浪”的身上，更多被宽容地解读为“个性”和“特立独行”。

如果成长是一个不断和自己讲和的过程，那从对待“后浪”的态度而言，“前浪”们也在时间的不断冲刷之中渐渐磨平了棱角，和自己和解的同时，也和世界和解，和一批批“新后浪”们和解。

在这些和平、宽容的“前浪”中，势必有80后和80后作家的身影。在时间的冲刷中，那些曾背负着代表80后叛逆标签的韩寒、郭敬明们，和他们所代表的青春疼痛文学一起，已经成为笑看风云的和平“前浪”。

如今，最早的一批80后已经40岁，最早的90后也已经30岁。虽然00后的“后浪”们未必愿意和他们一起奔涌，但身处改革的时代，有了更多人生的积淀和阅历后，属于他们的精神家园和创作之路，也许才刚刚开始。